

# 激扬的文字 诚恳的体会

——读孟繁华《散文的气质》  
□李国平

■关注

孟繁华是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在当代文学思潮史、观念史等方面多有建树，但对我这样第二圈的读者来说，容易、喜欢读的是他那些不辞烦劳、充满激情的关于当代文学现场的文字。他写下了多少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恐怕他自己也不易统计清楚，这里包含了多少文学道义上的古道热肠和思想感情方面的慷慨大方，人们都能感受。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赞美孟繁华文章的大气，的确，他的文章总是那么仪表堂堂，相比于精雕细琢总是大开大阖，总是有一种纵横的宏观视野。有时候他也遇到评价对象不能承载他立论的情况，不那么恰如其分了他就匆匆收笔。但是他的宏观都是贯穿始终的，有时候，推开他的文章，你还是能感受到他描述的轮廓还是那么清晰。还有他的敞亮，他的率真，他的犀利，他的善意。相较于这些，我读孟繁华的文章，首先还是被他文章的节奏和韵味所吸引，他的批评文章闪现着有文学感受力的人都乐意被感染的文学才华的魅力，虽然孟繁华已经不喜欢把才华两个字用在自己身上了。他的文章总是有那么一种散文的气息，哪怕只是有些片段。

孟繁华也有言不由衷的时候，比如，他在这本《散文的气质》后记中说，“我不会写散文评论”，“我对散文并无特别研究”。他真心羡慕那些散文研究者，尊重散文的法定，自己却半真半假地说没有系统地研究关于散文的知识。他是具有理论感的批评家，对那些虽然科学但仍嫌繁琐的条分缕析没有太大兴趣，他或许以为那有些机械了。孟繁华有过文章之学和文学之学的辨析，有过关于人文通识之论的阐述。他引用谢冕的话说“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滋润和补充”，而散文，孟繁华说：“散文所展示的作家的修养、气象、情怀、趣味以及掌控语言、节奏的能力和低下，几乎一览无余。”他怎么不懂散文呢？他的散文评论，如果不找到他和评论对象在某些方面的共振共鸣，或者唤不起他的敏感，他会像喝了一杯低度酒一样，顿顿索然无味之中。他往往在评析文本的时候投入进去，投射出自己的禀赋、性格和思想感情，因际会之时，或者心灵相通之处，会借助于文章的解读，把自己的心肺掏出。他赞赏周晓枫“向更深处更远处探索散文写作的可能性”，他从南帆的散文中读到“一种随心所欲心至笔至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来自于“他思想精神的广袤时空”。他捕捉到李敬泽“敏锐的艺术感觉触角”，感悟他笔墨里的味道。因此，《青鸟故事集》是“文无定法”的产物，是一个作家随心所欲，获得写作自由的产物”。孟繁华说：“我想，李敬泽带给我们的，就是文章写作的自由，飞翔，冲破关于文学写作的藩篱，他用破除所有规范成为文章没有边界的实践者。”孟繁华怎么会写散文评论呢？他只过是不愿意采纳有点冰冷、有点远的视角或方法，他也得归类，也得抽象，但他努力避免伤害自己敏锐的直觉和审美感受力，他更愿意对丰富色彩的个性表达给予热情的回应。他的散文评论不说是写得好极了，也可以说写得很漂亮了，他的评论对象经过他的赏析，会增加我们的阅读乐趣，而不是相反让我们失去兴趣。况且，他的散文评论还流露着浓郁的散文气质，有些，就是散文。



## 文学评论

## ■对话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 杨庆祥：“我理想的文学批评是在互动中完成一种精神探险”

□本报记者 康春华

康春华：杨老师，首先向您问好！您在授课和学术研究之余，也坚守在文学批评的一线，对新作家、新文本和新现象都有自己的观察。想问问您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在繁忙的教学、学术写作过程中，您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深度的思考和高效的时间管理？有什么心得或者秘诀吗？

杨庆祥：目前的工作状况还是您提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大量的阅读。不仅仅是当代的作家作品，更多是人文社科的各种著作，我的观点是，功夫在诗外，只有大量的“非专业阅读”才能保持良好的专业判断。二是教学科研工作。每年会参加本科生和研究生上一门课，研究生的课压力比较大，因为我不愿意讲重复的内容，所以每年都要更新教案，当然教学相长，我很多的学术思考也是从教学中获得的。三是现场批评。需要参加很多作家作品研讨会、新书发布会、文学评审颁奖等等，这些构成了当代文学生活的一部分，有些当然会成为过眼云烟，有些却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参与现场”是当代文学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四是一些日常的事务，比如大学里的一些管理工作，这几年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我记得有一次为了处理一件突发事件，我从早上8点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到晚上11点多，吃饭的时候都是边吃边说，最后几乎累瘫了。所以并没有你说的心得或者秘诀，不过是勉力而为。据我了解，我这个年龄段的同行们大都如此。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尽量少参加饭局——不过跟朋友吃饭有的时候是很愉快的事情，难以抵抗诱惑；另外一点就是，我基本不熬夜，工作干不完就等明天，反正工作永远都干不完，不着急那么一时。这也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拖稿或者拒稿也会比较频繁——天下好文章那么多，不差我这一篇！（这里必须有画外音：谢谢老师们的宽容。）

康春华：恭喜您的《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这本书既有您近几年对文学热点（比如青年创作、科幻文学、非虚构讨论、新南方写作等）的关注与回应，也有“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评论，确实构成了一种“新时代的文学写作景观”。您当前的阅读趣味、研究热点和理论兴趣在哪些方面？

杨庆祥：在研究上我是一个不太“专一”的人，我几乎是天然排斥成为一名“专家”，我觉得这一标签是技术思维泛滥的结果，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应该有更纵深的精神空间、更复杂的思考进路 and 更综合的表达形式。

我曾经对科幻文学感兴趣，因为那时我觉得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但我现在认为我高估了这种方法；我也关注过人工智能，但是目前的人工智能在哲学上并没有提供足够新鲜的东西；我提出过“80后，怎么办”“新伤痕文学”“新南方写作”等等话题，对青年写作、元宇宙写过相关的文章。我的阅读趣味和理论兴趣在不停地变化，所以研究关注的点也一直是在发生变化，但不变了的是我对“当下”和“变化”的兴趣，一成不变是多么可怕的历史和现实，千变万化才会有大千世界。

康春华：我注意到，您在这本书中对近来广泛被讨论的“文学破圈”问题作了回应，不过这种“破”是针对僵化的、教条的纯文学概念的“胀破”，比如

您谈到在虚构文学发展演变谱系里“非虚构”的重要价值、科幻文学因其独特的“越界性”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体裁”，比如青年写作在何种坐标系里对当代文学经典化具有价值意义等等，梳理了近十年来文学发展的过剩与匮乏状态。从您的学术文章中能感受到鲜明的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从何而来？您的批评观或者说您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是怎样的？

杨庆祥：问题意识从何而来？我好像没有特别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在指导学生写论文的时候倒也是反复强调问题意识，但对它的发生机制却没有系统地思考，您的这个提问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想这其中大概会有这么几点值得重视：第一是敏感性。对一个现象、一个文本要有足够的敏感，这种敏感甚至带有一点玄学色彩，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直觉？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文知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天赋。第二是具体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大而化之，用一种套路去讨论各种问题，这是目前知识界的通病，结果就是千篇一律，空话连篇。第三是历史感。很多人以为历史感就是去研究过去的资料或者“死去的人”，且美其名曰“学问”，实际上，所有不能通向当下、不能与当下对话的“历史”都不是“历史”，也无法建立起历史感。将当下历史化与将历史当下化是一个辩证互动的过程，问题意识往往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来。我的概括肯定不全面，但目前想起来的就这几条。

至于理想的文学批评，倒是常常被问起，也发表过一些言论，估计也有前后不一的地方。我理想的文学批评或者说我自己努力的方向，就是说自己的话，呈现自己的问题和思考，我对阐释某部作品不感兴趣，作家在这一点上的发言权远远超过批评家。我要阐释的是我自己对世界、对文学的理解和关切，作家作品是案例，是对话的对象，我们在互动中完成一种精神探险——前提是双方都有足够的精神能量。

康春华：我个人特别喜欢您《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这部评论集，代后记中形容那种“照亮灵魂与精神”的感觉、“在自己身上终结90年代”等论述因其切身性而显得尤为吸引人。这部评论集不仅清晰地表现了您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起点与原点，也展现了您学术轨迹之辙痕：从“80后写作”到泛青年文学创作现场的观察，从对90年代文学的再思考到重建21世纪文学写作的整体语境。在“十年”这样一个节点上，您对自己的学术道路有怎样的回望和总结？

杨庆祥：严格来说我从2007年左右，当时我在读博士，开始进入当代文学的现场并从事相关工作，算起来已经快15年了。不过十年也好，15年也罢，在历史中都不过一瞬。小时候读武侠小说，读到少年坠下悬崖大难不死修得绝世武功十年后重出江湖，觉得十年是漫长的时间之旅，而在真实的个人生活中，十年也不过弹指一挥间。我的意思是，“十年”或许并非节点，也难以进行总结和展望，谁在历史里不是随波逐流？如果非要回望，或许海子的几首诗比较切合我的心情：“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我现在不太敢读我十年前的文字，觉得不忍卒读。这也好，说明我的审美一直在更新。



杨庆祥

康春华：您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在教育学与文学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多举措，包括在人大文学院联合课堂主持了多期读书会，这种对于具体的、新鲜的文本的研讨操练，让一批青年作家得以清晰显现，也向学界输送了不少青年批评与研究人才。您关于文学教育的主张是怎样的？您认为当下的社会生态需要怎样的文学专业人才？

杨庆祥：我自己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律，第二志愿才是文学。但冥冥之中还是和文学走到了一起。无论是法律还是文学，在我看来都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所有的人文教育都应该是一种“养成”的教育而不是一种“灌输”的教育，让人在这一过程中觉醒，成为自己、发现世界是这一养成教育的核心要义。我个人在大学的教学都以这一要义为目标，当然，大学的教育是系统性的，一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好在大学有庞大的教师群体，可以以各自的智慧来点燃薪火。

职业院校或者工程院校当然应该培养更多的技术意义上的“专业人才”，我们的高等教育在这一块还有待发展，而且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但应该还有另外一类“人才”养成，不需要紧跟行业发展的需要，也无需考虑市场的需求和就业率的统计数据，他们以思考、批判和智性为生命之根底。当然，如果我们的“文学人才”既能满足行业的需要，同时又拥有深切的人文视野，那就太完美了。

## ■新作快评 清风散文《母亲今年九十七》，《天涯》2022年第3期

# 最真挚的文 最动人的情

## ——读《母亲今年九十七》兼论当下亲情散文写作 □王浛海

由于编辑的身份，每天我要读到大量的文学作品，就散文而言，亲情书写进入我的视野是最为频繁的。如此高频率出现在我视野中的亲情散文，在我多年的阅读经历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寥寥无几。在我看来，这类作品大多千篇一律、面孔相似，缺乏新鲜独特的情感体验，缺乏动人心魄的情感力量。而清风的散文《母亲今年九十七》却给我带来了一种欣喜，让我经受了一场伟大母爱的洗礼，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也引发了我对当下亲情散文写作的思考。

“文学即人学”，对人的塑造和剖析是文学创作重要的一环，哪怕不以人为写作对象的文学作品，也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投射。亲情散文着眼于亲人之间的相处交流，人物形象的塑造尤为重要，可以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作品成功与否。清风的《母亲今年九十七》令人称道的重要方面就是母亲形象塑造得圆融丰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物形象刻画，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人的生命中可记述的事情太多，把握不好，人物很容易让琐屑的事情所淹没，勾不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人物形象也很难立起来。巴金的《怀念萧珊》是悼念亡妻之作，读来让人动容，就是因为巴金用血与泪来表达至情至爱，他巧妙地撷取了妻子在极端的逆境中的表现，来塑造她坚强、

坚守、坚贞的形象。清风巧取材、精构思，精选母亲过去和现在生活中的一些典型片段，着力塑造母亲乐观、豁达、善良、勤劳、节俭、坚强、上进的可亲可敬且可爱的形象，真实再现了母亲作为耄耋老人异于常人的可贵之处。整个作品文风清新自然、用词简约精准，对母亲外貌、语言、动作的描写生动传神，使得母亲形象鲜活动人，仿若触手可及。这既体现了作者有着高超的文学把握能力，也彰显了作者的重情重义、有情有爱，热爱生活和对生活极为深刻的体察。

情感是散文的核心和灵魂。作为亲情散文，更是如此。在亲情散文里，最动人的便是真情，是真情。我认为，情至深处皆文章。如果情感真挚，用情至深，就像刘勰所说的“为情造文”，可以不需要任何技巧，让自己的文字随着浓郁的情感自然流淌就是一篇佳作。当然，人之所以产生真挚情感，是因为被对方在相处中的点滴表现所感化。因此，作为文学作品，要想准确传达情感，让读者产生共情，细节的叙写居功至伟。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感人的重要来源，是因为作品中的父亲为给儿子买橘子而爬月台的细节。清风的《母亲今年九十七》中最撼人心的是母子情深，“身边很多同龄人都已经没有母亲可以去牵挂，而我不但母亲健在，她还如同守护神一般待在我身边，一双眼睛须臾没有

离开过我”，这种感觉感同身受。作品通过很多细节来表现这最伟大最无私的母亲。比如母亲跟“我”聊天时突然出手帮我打蚊虫；比如为了让“我”吃到新鲜的黄骨鱼，九十高龄的母亲坚持去两里之外还要横穿一条四十多米宽的马路的菜场去买。同时，作品也用了一定的篇幅来写“我”的反哺之情，比如母亲生病、跌倒时的自责，“我”坚持陪母亲散步聊天等。这种母子之间的亲密，母子之间的温馨，朴素自然，不煽情而情自溢，全文七千多字，完全没有繁缛的感觉，反而极具感染力，给人沁肌髓的感受，让人无法停下阅读的目光。

很多散文只是写一己之悲欢，沉浸在小我中无法自拔，缺乏大格局大情怀。清风的《母亲今年九十七》情感丰沛，不矫揉不做作，更注重写自己与母亲的独特之爱，又不自觉地将小我向大我跃升，彰显了作者高远的思想境界。作品的最后一个部分，主题是“走路”，作者用母亲的长寿、现在坚持走路为锻炼身体和外公、外婆的寿命进行对比，用“走着走着，母亲的背渐渐驼了，腰渐渐弯了……但是母亲走路时的坚定和自信一点也没有变化”这样的描述，来折射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和对家国美好明天的期待。实际上，这既是对生养、养育自己母亲的赞歌，也是对伟大祖国、伟大新时代的赞歌！

收在《散文的气质》里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应邀之作，出版社、报刊和作者的邀约。可能孟繁华事先没有想到他是多么幸运和受益，他阅读这些散文的时候，时不时会唤起自己的情思，而且获得艺术享受，他没有理由不以其精美致写下自己的心得。他读具有纵深感、恢宏感、文学把手掌放在自己的胸膛，情感丰富细腻细腻叙事调动了他身体里沉睡的东西。质朴是他重视的品格，而质朴已经在许多职业的、成熟的散文家笔下远去；美学意义上的华丽也值得赞许，当然如果它警惕，抛却了炫技。他的文风不够厚重，交出了他的性格，他讨厌欲言又止，他喜欢直率的明喻，而不喜欢折磨人的暗喻，但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确能带来审美上的荡气回肠和意味深远的差异。他赞美气贯长虹的浩然之气，又细腻地体味“香草美人”的中国美学的“精神气息”。他辨析了彭学明的自我忏悔、自我拯救，实际上心理上的释放带来身心的解放感，这个推导可以得出。他论何向阳的散文，从青春意气中追溯精神原点，从温文尔雅中读出激烈、坚韧和勇毅，而她和张承志一脉相承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则唤起孟繁华强烈的共鸣。他的评论对象不都是和他经历同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结构，不能要求所有的文章中都能体味内心的感受和感伤，但大体还是同一个精神谱系。他评论陈福民的散文选取了驾轻就熟的角度，触及了文明的多元和独特，文明的相恋和失恋，文明的衰败和生长或退一步黑格尔的命题，但未及深入。滑走划走吧，让陈福民接球吧，我们不管它了。我这个门外之人要说在他和陈福民书信来往的深切交流中读出了学人之间的一股清流之气，他不会同意，他会说，这多了去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孟繁华是欣赏趣味很高的人，他还握有理性的剑柄。我能读出他在某些方面的遗憾，保留和宽容。他自己也偶遇笔力不逮之恼和捉襟见肘之窘。他把自己此种遭遇叫做宿命，而看到朋友捕捉到词语的精灵，他会油然而生发快意和欣喜之情，他会慷慨地地上赞词。赞美当代作家向上攀升的努力，对真善美的书写，对艺术高度的追求，是他的精神享受。若干年前，关于当代文学评价的问题，有过一场论争，孟繁华曾对“恨恨学派”进行批评，他借用一个命名作为对一种现象的分析批判来展开对当代文学的辩护，他对事实经验的尊重要大于他对简单论断的批评，因为他依据阅读和理性。当然，他也不能把自己的感情降到零度。对我那点子看谁都有点道理的摇摇晃晃的智商，我觉得什么能最终胜出还遥遥无期，我读出的也是支撑孟繁华认知的深处，是他的价值理念和人生态度。在这本散文作品集里，那些积极的健康的美好的反面，他排斥、厌恶批判的东西，他不愿让它们占据自己的篇幅，他愿意于明丽的意象、高贵的情感和智慧的理性。赞美的热烈的反面就是批判的强烈，肯定自豪是孟繁华的一面，嫉恶如仇是他的另一面，下面一句我宁愿我是错的，他还有遭遇反应不过来的撞击，情感和理性的顿挫，探底的灰与黑。但是，这本书里不这么呈现。让我再回味一下这本书里散发出的爱戴赞美之情，在近旁和远方之间，在熟悉和陌生之间。